

梁启超

回首旧游

胡适之先生论诗

老舍

闻一多在珂泉

闻一多

我的一位国文老师

悼念陈伯通先生

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

陆小曼

忆李长之

陆小曼的山水长卷

叶公超

忆沈从文

辜鸿铭

叶公超二三事

回首旧游

周作人

朱

余志摩

湘齐如山

忆岂明老人

胡适

梁实秋怀人从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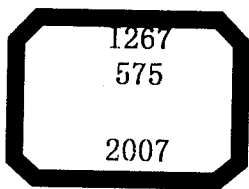
倾听文化大师讲述大师们的故事

刘天华 维辛 选编

当代世界出版社



3



梁实秋怀人丛录

刘天华 维辛 选编



当代世界出版社

责任编辑：高玉琪

封面设计：蒋宏工作室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梁实秋怀人丛录/刘天华, 维辛选编. —北京: 当代世界出版社, 2007.1

ISBN 978 - 7 - 5090 - 0189 - 9

I. 梁… II. ①刘…②维… III. 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现代 IV. I2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52692 号

版权声明

我社出版的《梁实秋怀人丛录》一书, 由于无法与编者取得联系, 特委托北京版权代理有限公司向编者转付稿费。请与北京版权代理有限公司联系。联系方式如下:

北京海淀区知春路 23 号量子银座 1401 室 邮编: 100083

电话: (010) 82357056 (57, 58) - 230 / 229 传真: (010) 82357055

出版发行: 当代世界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复兴路 4 号 (100860)

网 址: <http://www.worldpress.com.cn>

编务电话: (010) 83907528

发行电话: (010) 83908410 (传真)

(010) 83908408

(010) 83908409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刷: 北京才智印刷厂印刷

印 张: 14.5

字 数: 222 千字

版 次: 2007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5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 - 7 - 5090 - 0189 - 9/I·045

定 价: 24.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

目 录

辜鸿铭先生轶事	(1)
悼朱湘先生	(2)
闻一多在珂泉	(5)
谈徐志摩	(12)
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	(43)
我的一位国文老师	(45)
“但恨不见替人!”	(48)
记张自忠将军	(50)
悼齐如山先生	(53)
谈闻一多	(56)
胡适之先生论诗	(111)
悼念道藩先生	(116)
忆老舍	(119)
忆冰心	(123)
胡适先生二三事	(132)
忆岂明老人	(137)
悼念陈通伯先生	(140)
重印《西滢闲话》序	(141)
忆沈从文	(143)
忆杨今甫	(146)
悼念夏济安先生	(150)
关于徐志摩	(152)
方令孺其人	(154)
回首旧游——纪念徐志摩逝世五十周年	(158)

关于徐志摩的一封信	(161)
徐志摩的诗与文	(163)
悼叶公超先生	(166)
叶公超二三事	(168)
关于老舍	(170)
怀念胡适先生	(177)
忆周作人先生	(187)
忆老舍	(192)
记卢冀野	(198)
旧笺拾零	(202)
陆小曼的山水长卷	(208)
悼念余上沅	(212)
赛珍珠与徐志摩	(218)
忆李长之	(220)
“不要被人牵着鼻子走”	(223)
忆沈从文	(226)

辜鸿铭先生轶事

辜鸿铭先生以茶壶譬丈夫，以茶杯譬妻子，故赞成多妻制，诚怪论也。

先生之怪论甚多，常告人以姓辜之故，谓始祖寔为罪犯。又言始祖犯罪，不足引以为羞；若数典忘祖，方属可耻云。

先生深于英国文学之素养。或叩以养成之道，曰：先背熟一部名家著作作根基。又言今人读英文十年，开目仅能阅报，伸纸仅能修函，皆由幼年读一猫一狗式之教科书，是以终其身只有小成。先生极赞成中国私塾教授法，以开蒙未久，即读四书五经，尤须背诵如流水也。

先生之书法，极天真烂漫之致，别字虽不甚多，亦非极少。盖先生生于异国，学于苏格兰，比壮年入张之洞幕，始沉潜于故邦载籍云。

先生好选《诗经》中成句，译英文诗，虽未能天衣无缝，亦颇极传神之妙，惜以古衣冠加于无色民族之身上耳，先生以“情”译 poetry，以“理”译 philosophy，以“事”译 History，以“物”译 Science，以“阴阳”译 Physic，以“五行”译 Chemistry，以“红福”译 Juno，以“清福”译 Minerva，以“艳福”译 Venus，于此可见其融合中外之精神。

先生喜征逐之乐，顾不修边幅，既垂长辫，而枣红袍与天青褂上之油腻，尤可鉴人，粲者立于其前，不须揽镜，即有顾影自怜之乐。先生对于妓者颇有同情，恒操英语曰：Prostitute 者，Destitute 也。（意谓卖淫者卖穷也。）

先生多情而不专，夫人在一位以上。尝娶日妇，妇死哭之悲，悼亡之痛，历久不渝。先生尝患贫，顾一闻丐者呼号之声，立即拔关而出，界以小银币一二枚，勃谿之声，尝因之而起。

先生操多种方言，通几国文字；日之通士，尤敬慕先生，故日本人所办之英文报纸，常发表先生忠君爱国之文字。文中畅引中国经典，滔滔不绝，其引文之长，令人兴喧宾夺主之感，顾趣味弥永，凡读其文者只觉其长，并不觉其臭。

悼朱湘先生

偶于报端得知朱湘先生死耗，但尚不知其详。文坛又弱一个，这是很令人难过的。我和朱先生幼年同学，近年来并无交往，然于友辈处亦当得知其消息，故于朱先生平素为人及其造诣，亦可以说略知一二。朱先生读书之勤，用力之专是很少见的。可惜的是他的神经从很早的时候就有很重的变态的现象，这由于早年家庭环境不良，抑是由于遗传，我可不知道。他的精神变态，愈演愈烈，以至于投江自尽，真是极悲惨的事。关于他的身世遭遇理解最深者在朋友中无过于闻一多饶子离二位。我想他们一定会写一点文字，纪念这位亡友的。

在上海申报自由谈（十二月十七日、十九日）有两篇追悼朱湘先生的文章略谓：“他的死，可说完全是受社会的逼迫。固然，他的性情，不免孤僻，这是他的一般朋友所共知，不过生活的不安，社会对他的漠视，即是他自杀的近因，他不知道现在社会，只认得金钱，只认得势利，只认得权力，天才的诗人，贫苦女士，在它的眼下！朱湘先生他既不会蝇营狗苟，亦不懂得争权夺利，所以在这黑暗的社会中，只得牺牲一生了。我恐怕现在在社会的压迫下，度着困苦的生活，同他一样境遇的，还不知道有多少呢？”

朱湘先生之自杀，正是现代社会黑暗的反映，也正是现代社会不能尊重文人的表现。”（余文伟）

“这件事报纸上面好像没有什么记载，其实是很值得注意的，因为他的意义并不限于朱湘一个人。这位诗人的性情据说非常孤傲，自视很高。据他想像他这样一个诗人，虽然不能像外国的桂冠诗人一样，有什么封号；起码也应该使他生活得舒服一点，使他有心情写诗，可是这个混乱的中国社会，不但不给他舒服的生活，而且简直不给他生活，这样冷酷他自然是感到的。他不能认识社会，了解社会，既不承认能够纵容他，把他像花草一样培养起来的某种环境已经崩溃，更不相信那个光明灿烂的时期真会实现，所以他只看到一片深沉的黑暗。这种饮命的绝望，使他没有生活

下去的勇气，使他不得不用自杀来解决内心的苦闷。

朱湘已经死了，跟他选上这条死路的，恐怕在这大批彷徨践路的智识群中，还有不少候补者罢。”（何家槐）

这两位作者认定朱先生之自杀“完全是受社会的逼迫”，这个混乱的中国社会，“简直不给他生活”。对于死人，照例是应该说好话的。对于像朱先生这样有成绩的文人之死，自然格外的值得同情。不过，余何两位的文章，似乎太动了情感，一般不识朱先生的人，读了将起一种不十分正确的印象，就以为朱先生之死，一古脑儿的由“社会”负责。

中国社会之“混乱”自然是一件事实，在这社会中而要求“生活得舒服一点”的确是不容易。不过以朱湘先生这一个来说，我觉得他的死应由他自己的神经错乱负大部分责任，社会之“冷酷”负小部分责任。我想凡认识朱先生的将同意于我这判断。朱先生以“留学生”“大学教授”的资格和他的实学而要求“生活的舒服一点”不是不可能的。不幸朱先生的脾气似乎太孤高了一点，不客气的说，太怪僻了一点，所以和社会不能调谐。若说“社会”偏偏要和文人作对，偏偏不给他生活，偏偏要逼他死，则我以为社会的“冷酷”，尚不至于“冷酷”至此！

文人有一种毛病，即以为社会的待遇太菲薄。总以为我能作诗，我能写小说，我能作批评，而何以社会不使我生活得舒服一点。其实文人也不过是人群中之一部分，凭什么他应该要求生活的舒适？他不反躬问问自己究竟贡献了多少？譬如郁达夫先生一类的文人，报酬并不太薄，终日常花天酒地，过的是中级的颓废生活，而提起笔来，辄拈酸叫苦，一似遭了社会的最不公的待遇，不得已才沦落似的。这是最令人看不起的地方。朱湘先生，并不是这样的人，他的人品是清高的，他一方面不同污合流的摄取社会的荣利，他另一方面也不嚷穷叫苦取媚读者。当今的文人，最擅长的是“以贫骄人”好像他的穷即是他的过人的长处，此真无赖之至。若以为朱先生之死完全由于社会的逼迫，岂非厚诬死者？

本来靠卖文为生是很苦的，不独于中国为然。在外国因为读书识字的人多，所以出版事业是赢利的大商业，因之文人的报酬亦较优厚，然试思18世纪之前，又几曾听说有以卖文为生的文学家？大约除了家中富有或蒙贵人赏拔的人才能专门从事著述。从近代眼光看来，受贵人赏拔是件可耻的事。在我们中国文人一向是清苦的，在如今凋弊的社会里自然是更要艰

窘。据何家槐君所说：

“他的文章近几年来发表得很少，而且诗是卖不起钱的，要想靠这个维持生活真是梦想。听说有家杂志要他的诗稿，因他要求四元一行，那位素爱揩油的编辑就很生气的拒绝刊登。”

我所怪的不是编辑先生之“拒绝刊登”，而是朱先生的“要求四元一行”，当然那位编辑先生之“很生气”是大可不必的。文学只好当作副业，并且当作副业之后对于文学并无妨。有些诗人以为能写十行八行诗之后便自命不凡的以为其他职业尽是庸俗，这实在是误解。我们看古往今来的多少文学家，有几人以文学为职业？当今有不少的青年，对于文学富有嗜好，而于为人处世之道遂不讲求，这不是健康的现象。我于哀悼朱湘先生之余，不禁得想起了这些话。

朱先生之死是否完全由于社会逼迫，抑是还有其它错综的情形，尚有待于事实的说明，知其是精神错乱，他自己当然也很难负责，只能归之于命运，不过精神并未错乱的文人们，应该知道自爱，应该有健康的意志，理性，和毅力，来面对这混乱的社会罢？

还有一点，写诗是和许多别种工作一样，并不见得一定要以“生活舒服一点”为先决条件的，饿了肚子当然是不好工作的，“穷而后工”也不过是一句解嘲的话。然而，若谓“生活得舒服一点”以后才能“有心情写诗”，这种理论我是不同意的。现下的诗人往往写下四行八行的短诗，便在后而缀上“于莱茵河边”“于西子湖畔”这真令人做呕。诗是在什么地方都可以写的，不必一定要到风景美的地方去。诗在什么时候都可以写的，不必一定要在“舒服”的时候。所谓“有心情写诗”，那“心情”不是视“舒服”与否而存减的。诗人并没有理由特别的要求生活舒适。社会对诗人特别的推崇与供养，自然是很好的事，可是在诗人那方面并不该怨天尤人的要求供养。要做诗人应先做人。这并非是对朱湘先生的微辞，朱湘先生之志行高洁是值得我们尊敬的，他的自杀是值得我们哀悼的。不过生活着的文人们若是借着朱先生之死而发牢骚，那是不值得同情的。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三十日《益世报》

闻一多在珂泉

闻一多在 1922 年出国，往芝加哥美术学院学习绘画。对于到外国去，闻一多并不怎样热心。那时候，他是以诗人和艺术家自居的，而且他崇拜的是唯美主义。他觉得美国的物质文明尽管发达，那里的生活未必能适合他的要求。对于本国的文学艺术他一向有极浓厚的兴趣。他对我说过，他根本不想到美国去，不过既有这么一个机会，走一趟也好。

一多在船上写了一封信来，他说：

“我在这海上飘浮的六国饭店里笼着，物质的供奉奢华极了，但是我的精神乃在莫大的压迫之下。我初以为渡海底生涯定是很沉寂幽雅辽阔的；我在未上船以前，又时时在想着在汉口某客栈看见的一幅八仙渡海底画，又时时想着郭沫若君底这节诗——

无边天海呀！

一个水银的浮沤！

上有星汉湛波，

下有融晶泛流，

正是有生之伦睡眠时候。

我独披着件白孔雀的羽衣，

遥遥的，遥遥的，

在一只象牙舟上翘首。

但是既上船后，大失所望。城市生活不但是陆地的，水上也有城市生活。我在烦闷时愈加渴念我在清华的朋友。这里竟连一个能与谈话的人都找不着。他们不但不能同你讲话，并且闹的你起坐不宁。走到这里是“麻雀”，走到那里又是“五百”，散步他拦着你的道路，静坐扰乱你的思想。我的诗被他们戕害到几底于零，到了日本海峡及神户之布引泷等胜地，我竟没有半句诗的赞叹歌

讴。不是到了胜地一定得作诗，但是胜地若不能引起诗兴，商店工厂还能么？……”

他到了美国之后 8 月 14 日自芝加哥写的一封信，首尾是这样的：

“在清华时，实秋同我谈话，常愁到了美国有一天被碾死在汽车轮下。我现在很欢喜的告诉他，我还能写信证明现在我还没有碾死。但是将来死不死我可不敢担保。……

……

啊！我到芝加哥才一个星期，我已厌恶这生活了。”

他虽厌恶芝加哥的烦嚣，但他对美国的文化却很震惊，他在这第一封信里就说：“美国人审美底程度是比我们高多了。讲到这里令我起疑问了。何以机械与艺术两个绝不相容的东西能够同时发展到这种地步呢？”

一多在芝加哥的生活相当无聊，学画画是些石膏素描，顶多画个人体，油画还谈不上。图画最要紧的是这一段苦功，但是这与一多的个性不能适合。他在九月十九日来信说：

“实秋：

阴雨终朝，清愁如织；忽忆放翁“欲知白日飞升法，尽在焚香听雨中”之句，即起焚香，冀以“雅”化此闷雨。不料雨听无声，香焚不燃，未免大扫兴会也。灵感久渴，昨晚忽于枕上有得，难穷落月之思，倘荷骊珠之报？近复细读昌黎，得笔记累楮盈寸，以为异日归国躬耕砚田之资本耳。草此藉候文安。”

可见他对于中国文学未能忘情。他于翌年二月十五来信说：

“我不应该作一个西方的画家，无论我有多少的天才！我现在在学西方的绘画是为将来作一个美术批评家，我若有所创作，定不在纯粹的西画里。但是我最希望的是作一个艺术的宣道者，不

是艺术的创造者，”

可见他对于绘画之终于不能专心，是早已有了预感，又因为青春时期只身远游，感触亦多，他不能安心在芝加哥再住下去。他于5月29日来信说：

“芝加哥我也不想久居。本想到波斯顿，今日接到你的信，忽又想起陪你上 Colorado 住个一年半载，也不错。你不反对罢？”

我想他既要学画，当然应该在芝加哥熬下去。虽然我也很希望他能来珂泉和我一起读书，但是我并不愿妨碍他的图画的学习。所以我并不鼓励他到珂泉来。

我在1923年秋到了珂泉 Colorado Springs 这是一座西部的小城，有一个大学在此地，在一些西部小规模的大学生里，这算是比较好的一个。这里的风景可太好了，因为这城市就在落矶山下，紧靠在那终年积雪的派克峰脚下，到处是风景区。我到了这里之后，买了十二张风景片寄给一多，未署一字，我的意思只是报告他我已到了此地，并且用这里的风景片挠他一下。没想到，没过一个星期的工夫，一多提着一只小箱子来了。

一多来到珂泉，是他抛弃绘画专攻文学的一个关键。

珂罗拉多大学有美术系，一多是这系里唯一的中国人。系主任利明斯女士，姊妹两个都是老处女，一个教画，一个教理论。美国西部人士对于中国学生常有好感，一多的天才和性格都使他立刻得到了利明斯女士的赏识。我记得利明斯有一次对我说：“密斯脱闻，真是少有的艺术家，他的作品先不论，他这个人就是一件艺术品，你看他脸上的纹路，嘴角上的笑，有极完美的节奏！”一多的脸是有些线条，显然节奏我不大懂。一多在这里开始画，不再画素描，却画油彩了。他的头发养的很长，披散在头后，黑领结，那一件画室披衣，东一块红，西一块绿，水渍油痕到处皆是，揩鼻涕，抹桌子，擦手，御雨，全是它。一个十足的画家！

我们起先在一个人家里各租一间房。房东是报馆排字工人，昼伏夜出，我们过了好几个月才知道他的存在。房东太太和三个女儿天天和我们

一桌上吃饭。这一家人待我们很好，但都是庸俗的人。更庸俗的是楼上另外两个女房客，其中一个是为来此养病的纽约电话接线生，异性的朋友很多，里面有一位还是我们中国学生，几乎每晚拿着一只吹奏喇叭来奏乐高歌，有时候还要跳舞。于是我们搬家。为了省钱，搬到学校宿舍海格门楼。这是一座红石建的破败不堪的楼房，像是一座堡垒。吃饭却成了问题。有时候烧火酒炉子煮点咖啡或清茶，买些面包，便可充饥。后来胆子渐渐大了，居然也可炒木樨肉之类。有一次一多把火酒炉打翻，几乎烧着了窗帘，他慌忙中燃了头发眉毛烫了手。又有一次自己煮饺子，被人发现，管理员来干涉了，但见我们请他吃了一个之后，他不说话了，直说好吃。他准许我们烧东西吃，但规模不可太大。

一多和我的数学根底原来很坏，大学一定要我们补修，否则不能毕业。我补修了，一多却坚持不可。他说不毕业没有关系，却不能学自己所不愿学的课程。我所选的课程有一门是“近代诗”，一共讲二十几个诗人的代表作品。还有一门是“丁尼孙与伯朗宁”。一多和我一同上课。他在这两门课程里得到很大的益处。教授戴勒耳先生是很称职的，他的讲解很精湛。一多的《死水》，在技术方面很得力于这时候的学习。在节奏方面，一多很欣赏吉伯林，受他的影响不小。在情趣方面，他又沾染了哈代与霍斯曼的风味。我和一多在这两门功课上感到极大兴趣，上课听讲，下课自己阅读讨论。一多对于西洋文学的造诣，当然不止于此，但正式的有系统的学习是在此时打下一些根基。

我们在学校里是被人注意的，至少我们的黄色的脸便令人觉得奇怪。有一天，学生赠的周刊发现了一首诗，题目是 sphinx，作者说我们中国人的脸沉默而神秘，像埃及人首狮身的怪物，他要我们回答他，我们是在想些什么。这诗并无恶意，但是我们要回答，我和一多各写了一首小诗登在周刊上。这虽是学生时代的作品，但是一多这一首写得不坏，全校师生以后都对我们另眼看待了。一多的诗如下：

ANOTHER “CHINEE” ANSWERING

My face is Sphinx—like,

*It puzzles you , you say ,
You wish that my lips were articulate ,
You demand my answer .
But what if my words are riddles to you?
You who would not sit down
To empty a cup of tea with me ,
With slow , graceful , intermittent sips ,
who would not set your thoughts afloat
On the reeling vapors
Of a brimming tea—cup , placid and clear—
You who are so busy and impatient
Will not discover my moaning .*

*Even my words might be riddles to you ,
so I choose to be silent .*

*But you hailed to me ,
I love your child—like voice ,
Innocent and half—bashful .
We shall be friends .
Still I choose to be silent before you .*

*In silence I shall bear you
The best of presents .
I shall bear you a jade tea—cup ,
Translucent and thin ,
Green as the dim light in a bamboo grove ;
I shall bear you an embroidered gown
Charged with strange , sumotous designs .
Harlequin in lizenges ,*

*Bats and butterflies ,
Golden—bearded , saintly dragons
Braided into iridescent threads of dream ;
I shall bear you sprays .
Oi peach—blossoms , plum—blossoms , pear—blossouse ;
I shall bear you silk—bound books
In square , grotesque characters .*

*Silently and with awe
I shall bear you the best of presents .
Through the companion with my presents
You will know me—
You will know cunning ,
vice ,
Or wisdom only .*

*But my words nights be riddles to you ,
So I choose to be silent .*

一多画画一直没有停，有一天利明斯教授告诉他纽约就要举行一年一度的画展，选择是很严的，劝他参加。一多和我商量，我也怂恿他加入竞赛。一多无论作什么事，不作便罢，一作便忘寝废食。足足有一个多月，他锁起房门，埋头苦干，就是吃饭也是一个人抽空溜出去，如中疯魔一般的画。大致画完了才准我到他屋里去品评。有一幅人物，画的是一个美国侦探，非常有神。还缺少一张风景画。我建议由我开车送他到山上去写生。他同意了。

一清早，我赁到一辆车，带着画具食品，兴高采烈的上山了。这是我学会开车后的第三天，第一次上山，结果如何是可以想见的。先到了“仙园”，高大的红石笋矗立着，那风景不是秀丽，也不是雄伟，是诡怪。我们向着曼尼图公园驶去，越走越高，忽然走错了路，走进了一条死路，尽头处是巉岩的绝崖，路是土路，有很深的辙，只好向后退。两旁是幽深的山涧，我退车的时候手有些发抖。噶的一声，车出了辙，斜叉着往山涧里

溜下去了，只听得耳边风忽忽的响，我已经无法控制，一多大叫。忽然咯喳一声车停了，原来是车被两棵松树给夹住了。我们往下看，乱石飞泉，令人心悸。车无法脱险，因为坡太陡。于是我们爬上山，老远看见一缕炊烟，跑过去一看果然有人，但是，他说西班牙语，戴着宽边大帽，腰上挂一圈绳。勉强作手势达意之后，这西班牙人随着我们去查看，他笑了。他解下腰间的绳子一端系在车上，一端系在山上一棵大树上。我上车开足马力，向上走一尺，他和一多就掣着绳子拉一尺，一尺一尺的车上了大路，西班牙人和我们点点头就走了，但是我再不敢放胆开车，一多的画兴也没有了，我们无精打采的回去了。

风景何必远处求？学校宿舍旁边就很好，正值雪后，一多就临窗画了一幅雪景，他新学了印象派画法，用碎点，用各种颜色代替阴影。这一幅画很精采。

一共画了十几幅，都配了框，装箱，寄往纽约。在这时候，一多给我画了一张像，他立意要画出我的个性，也要表示他手底的腕力，他不用传统的画法，他用粗壮的笔调大勾大抹，嘴角撇得像瓢似的，表示愤世疾俗的意味，头发是葱绿色，像公鸡尾巴似的竖立着，这不知是表现什么。这幅像使他很快意。我带回国，家里孩子们看着害怕，后来就不知怎样丢掉了。

纽约的回信来了，只有美国侦探那幅画像得了一颗银星，算是“荣誉的提名”，其他均未入选。这打击对于一多是很严重的。以我所知，一多本不想作画家，但抛弃绘画的决心是自此时始。他对我讲过，中国人画西洋画，很难得与西方人争一日之短长。因为我们的修养背景性格全受了限制。实在是的，我们中国人习西洋画的，成功者极少，比较成功的往往后来都改画中国画了。其实这不仅于绘画为然，即以文学而论，学习西洋文学的人不也是很多人终于感到彷徨而改走中国文学的道路吗？所以一多之完全抛弃西画，虽然是由于这一次的挫折，其实以他那样的性格与兴趣，即使不受挫折，我相信他也会改弦易辙的，不过是时间的早晚而已。

我和一多在珂泉整整住了一年。暑假过后，我到波斯顿去，他到纽约去。临别时我送了他一只珐琅的香炉，他送了我一部霍斯曼的诗集。

谈徐志摩

—

1932年11月的一晚，我的青岛鱼山路四号的寓所有敲门声，时已十一点多钟，我已入睡，季淑说：“这样晚还有客来？”我披衣下楼，原来是杨今甫（振声）先生派人送信来。纸条上写着：“请示志摩沪寓地址。”我觉得奇怪，志摩时而在北平，时而在上海，但是多半时候是在北平，要他的上海住址做什么呢？我在条上批写：“上海福煦路新村×号”，上楼重复入寝。

第二天早晨，到青岛大学去上课，课毕踱到楼上校长室，想问个究竟。王秘书在外间办公，面对着窗，我没和他打招呼，一直冲进内间，今甫的脸色很严肃，这一回没有笑脸相迎，坐在转椅上发愣。他说：“你知道了么，志摩死啦！”这真是晴天霹雳，我怔住了。我那时是个三十岁的人，从来没想到过“死”，而像志摩那样一个生龙活虎般的人如何能和“死”联在一起？

今甫说，他接到济南何仙槎厅长的电报，电文很简略，只是说：“志摩乘飞机在开山失事，速示其沪寓地址。”飞机失事，当然乘客没有幸理。志摩已死，是一定的了。这消息很快地散布开，闻一多、赵太侔都来了，相顾愕然，无话可说。一阵惊骇的寂静过去，我们商量应该做些什么事。最后决定由沈从文赶赴济南探询一切。

沈从文一向受知于徐志摩。从北平晨报副刊投稿起，后来在上海《新月杂志》长期撰稿，以至最后被介绍到青岛大学教国文，都是志摩帮助推毂。所以志摩死耗给他的打击是相当沉重的。沈从文一声不响地立刻就到济南去了。他在济南盘旋了好几天，直等到志摩尸体运走安葬一切办完之后才回青岛。他有信给今甫报告详情。志摩是由沪搭飞机回北平，到泰山南一带，遇雾，误触开山山头，机身破毁，滚落于山脚之下，当即起火，